

身边档案/民国闻人在四川17

雷文景 文/图



新亚书院第一任院长钱穆（任期1949年10月-1965年6月）

中西平等

入住华西坝最大别墅

在中国现代人文大学者之中，不乏靠自学而成名的异端高人，比如陈垣、梁漱溟、缪钺、童书业、闻宥、叶圣陶、庞石帚诸位先生，即为一时之翘楚。无锡人钱穆也

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位仅有中学学历的学者一生勤耕不辍，撰述达几千万字，可谓著作等身，无论在学术圈还是在社会上都有着及其广泛的影响。然而直到晚年，钱穆才在台湾被评定为科学院院士，须知，那时候他的许多学生都早已为院士了。

这位有着另类风采的学问家，当年来到成都华西坝之初，也有着卓尔不群的风范。那时候，华西坝“五大学”是共同办学的，钱穆先后受聘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华西协合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后又同时在国立四川大学授课。受聘华大之前，钱先生在风光旖旎的华西坝转悠了一圈，他发现校园之南的花团锦簇之中，散落着一幢又一幢西式小别墅，这清幽芬芳之地不啻是作学问的上好地方，不禁起了入住之心。

。

但钱先生一打听，却不觉有些怅然，内心掀起一阵不平的微澜。这所教会大学有规矩，这些上等的花园洋房一般是提供给外籍教师的，这且不说，中西教师在薪金收入上亦有较大的差别。为求中西平等，钱穆对华大文学院院长罗忠恕放出话来，若要就聘，即要求入住校园之南的别墅。

罗忠恕求贤若渴，应允下来，向校长张凌高请示。张凌高是这个教会大学的第一任中国籍校长，在任期间，正着力加强对中国文化的学科建设，钱穆的大名与价值他也是知晓的，当即拍板同意，不但聘钱穆为教授，还要求他主持华大的国学研究所。

。

也正凑巧，那时正好有一幢别墅空出，且是最大的一幢，钱先生便万分高兴地住了进去。偌大的房间，一个人住够奢侈的，钱先生便请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几位研究员一同入住，又通过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老友蒙文通的关系，将该馆所藏图书的一部分搬了进来。

如此优裕的治学环境，对于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学者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件事，着实让钱穆得意了一番。几十年之后，他仍对此记忆犹新，按照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的原话，这件事情的意义不同凡响，乃是中国教会大学“俾开中西教授平等待遇之先例”。



钱穆在写板书。

错过峨眉

青城山聊作慰藉

不过钱穆在蜀中也存有遗憾，一是未领略三峡风光，二是未走过蜀中栈道，三是未登临峨眉。前两处未涉足，遗憾程度稍浅，那是因为他来川与离川均是乘飞机的缘故，而峨眉山曾经离他很近。当时他应流寓乐山的武汉大学以及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的邀请前往讲学，闻名天下的峨眉山就在不远处，也在他那一次出游的计划之中，却因临时接到通知要去重庆开会，终未能实现。这在他，是无不怅然的。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句夫子语录深深地镌刻在钱穆内心。他一生除了做学问外，最大的爱好是纹枰手谈和游山玩水。抗战的流离之途虽艰辛，但沿途的优美景致却让他沉醉，他每每像小孩子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在云南宜良那座枯庙里，他经常外出游山，周围的风光无不被他揽于胸怀。在遵义短期执教时，他也对那

里的山水钟情不已，每日徜徉于花色草木间而不忍离去。他曾引经据典为他的爱好找根据，得出的结论是：“读书当一意在读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

来到成都，他曾经坐着鸡公车从北郊赖家院子一路走到南门华西坝，也曾沿着锦江从华西坝走到毗邻望江楼公园的四川大学，华西坝风光历来被专家学者推崇，其美丽自不待言，而一篙春水过望江也是撩人心扉，即便是小小的赖家院子，在钱穆眼中也是可爱之极。他曾描述到：“园中有一亭，池水环之，一桥外通，池中遍植荷，池外遍树柳，余尤爱之。”他还不时在周日出门游览，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代替顾颉刚主持所务时，他甚至规定全所人员要每月旅游一次。他的学生曾回忆说：

“目的地大体是附近县城或场集、名胜风景区。最可游的是成都北郊的新都县，城外宝光寺在大片楠木林中，城内有桂湖公园，由赖家到新都，步程来回六七小时，先生率领诸生去过两次。星期天，诸生到附近场集玩，先生也时有参加。若星期天气候不好，就另择风和日丽的天气放假一天，率领诸生投身大自然中。”

在那些日子里，他虽错过了峨眉，但却到过青城山，蜀中两座名山得其一，也算聊作慰藉。